



我实在不是个逞强好胜的人，也许过去年轻些的时候曾经是过，但是现在确确实实是退了，说不出是出于厌倦还是由于所谓“看破”。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一类格言便成了我经常的支撑。但是如果支撑一种人生的态度需要那类格言，这支撑其实并不很靠得住，何况一退再退，也终归会有一个退到头的时候，那么，我的最后的角落在哪里呢？

这时我就会打开音响，放一盘磁带进去，然后听凭那或柔曼或磅礴的旋律把我密密匝匝地围裹起来，我便在这时候溶化得无荣无辱无影无踪。

不错，音乐就是我最后的角落。也许它还会是我最后的归宿点，那就是说，当我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可能什么也带不走，连我也带不了我——我看不动书了，又不可能让谁替我听，可我相信我怎样都不会背我而去，唯有它能

何志云 著

最后的角落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它，投入它的怀抱。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想起它，投入它的怀抱。我对音乐是从我的情绪出发的，这使我对音乐比对任何东西都要显得功利，而只有音乐从不以功利态度来面对我。



何志云 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

I267/49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角落/何志云著. - 广州:广东旅游出版社,1997.9

ISBN 7-80521-807-2

I.最… II.何… III.散文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0496 号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:510600)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.625 印张 215 千字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200 册

定价:18.50 元

何志云，

作家、批评家，编审职称。195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
去黑龙江上山下乡多年，后就读于中国鲁迅文学院、北京大学作家班
主要著作有文艺批评集《印下指爪》、《后半夜评论》，
专著《中国感受》、《青春Party》，
散文随笔集《迟到的缘份》、《深夜独语》等。

自叙

旧历牛年的到来和鼠年没有区别。已是正月初一，门窗紧闭的屋里一片静谧，连是不是在过春节都有些惘然。面壁枯坐得久了，任思绪翻飞，忽地想到正在编的这本书，发现以笔为生计，差不多已经二十五六个年头了。

心里不禁一凛：这可是一段不短的生命途程，一生中能有几个 20 来年可供挥霍呢？

古人从来就有“不悔少作”的说法，窃以为所指的不过是少年难免幼稚，而时光毕竟一去永不复返，时过境迁了，淡淡漫漫地再来说一个“悔”字，就多少显得矫情。但时时回头看一看当不在此例——20 多年由笔支撑走了过来，学究式的说法，这是生命赖以表达自己并借以实现的形式，如今残留在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里了，面对它们其实就是面对着自己的生命。

无论如何，面对总是不能逃避的。

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的那些岁月似乎可以略去不计——不是说不需要面对,而是那些年写下的东西基本没有价值——剩下的年月,操持得最久的是文艺批评。用批评者的眼光和心血走过了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十几年,好处是视野还算开阔,对文学运动有着宏观而切入脉络的了解。然而缺欠也十分明显:作为一个生命,自己所有的体验和感受,再是鲜活再是刻骨铭心,也不得不由批评的理性而被搁置为背景,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冷落。对这一点的意识或许就成了一种转折:先是 80 年代中后期,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就读的两年,写小说的热情猛然高涨,然后,进入 90 年代了——也许还和其他因素有关——又热衷于散文随笔。就这样,一晃又是若干年。

然而时光就是这么不屈不挠不依不饶地流逝于过往。中年朦朦胧胧地迫近终于凸现为清晰的事实。血肉依旧,灵魂也依旧,只是生命赖以安身托命的天下,在纷纷攘攘之间,变故却如万花筒般缭乱成沧海桑田,不由分说就逼近了摆放书桌的南窗。白天的噪杂就不必细数了,即便在深夜,远近明灭的霓虹灯,一首接一首随行就市的流行歌曲,还有通过各种管道传达的自得或者不满(不外乎有关地位、钱财、名车、别墅一类等等),还会顽强地透过窗隙,轰响成连绵的诱惑。仿佛只是刹那间的的事情,金钱取代了精神,肉欲遮蔽了灵魂,大势所趋成了溃散时的现成托辞,势无忌惮的攫取代替了为人最起码的操守,文化已如趋利附时的拜金不干胶,铺天盖地为炫目的商标或包装,于斑斓中透出一张张厚颜无耻的

嘴脸。联翩笙歌下楼台，一片降幡出城来，能够留下来的，也许只是真正百无一用的书生。与历史不同的是，面对滔滔而来的金钱利欲大潮，从来只是感慨于宦海险恶的书生意气，于今愈来愈抽象为与权衡功名利禄无关的坚守了。

在太多的人看来，坚守不折不扣是一种愚蠢，至少也是那么不合时宜的迂阔。这没有办法。倘若纵情于声色犬马被许多人看作是自由，那么，在有些人看来，真正的自由恰在于对它们的拒绝。几乎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场合，所谓自由的坚守实际上全在于拒绝——拒绝周遭纷纭繁杂的一切诱惑，给灵魂留一个最后的角落，以供思索和栖息，并提供一个有别于行尸走肉的证明。对于生命，天堂和地狱其实全在灵魂的一念之间。于是，许多人眼里是一个个转身而去的背影，对另一些人，则意味着迎面而来的胸怀，为苍凉末世留作互相间的温暖。

算来，这已经是这几年来第三本散文随笔集了。重读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，思想固然不见高深，离美文亦相去甚远，也许该当羞愧。所幸的是，那一次次率性而为的表达都是真实的，惟其真实，生命留下来的印迹便依然鲜活。套用句俗话，即便这里只是一把敝帚，也就坦坦然然地引而自珍罢，这并不算过分。更何况终归还有些未曾相忘于江湖的朋友呢，他们在同样的角落里读到这些文字，或许还报过来一个会心的微笑，在星光寥阔的夜空遥相呼应。

1997年2月7日 丁丑年正月初一于北京“缘起居”

目次

自叙

卷一 书里书外

- 3 闲话书斋
- 9 读书人语
- 14 面壁者言
- 18 理书记
- 26 隐进书橱的往事
- 46 你到底要什么
- 55 海边的文人风景
- 63 咫尺天涯
- 71 最后的角落
- 77 一瞬长于百年
- 83 门外说画
- 88 黑白之道

卷二 浮生一瞥

- 109 卖饼者的笛声
- 114 偷得龙井半日闲
- 123 朋友
- 133 家的话题
- 145 饮茶去
- 149 豆腐情结
- 154 足下春秋
- 158 家电杂记
- 178 都市拾零

卷三 鸿踪指爪

- 207 东瀛悠去来
- 233 扶桑三记
- 241 花事荷兰
- 246 从“阳光海岸”到“窗之饰”
- 259 在荷兰读梵·高

卷四 似水流年

- 273 过去随谈
- 279 今夜下雨
- 284 遥想清明
- 291 又见夏天
- 298 拣一片黄叶回家
- 303 冬天
- 307 与历史同行
- 315 那个夏天
- 326 走过从前
- 343 送张暖忻
- 347 送吴方

且留这份性情(代后记)

卷一 书里书外

闲话书斋



写了 20 来年的东西,严格说起来,到现在还是没有一间货真价实的“书斋”。兼作书房的屋子是有了,还不算小,书橱、写字台等一应俱全,还买了电脑,看起来感觉更好,但这样就能称作“书斋”了么?白天来客人在这里聊天,晚上从壁橱里取出被褥铺上,就权充了卧室。如果硬是要说书斋,那也是多功能的——或许这样更好?我不知道。

不过比之过去,改变也是够大的了。不用太往前说,就从刚调来北京工作时说起,才十多年竟也有种恍若隔世感,让人不得不承认“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”,写“书斋”的信心就在这时有了解。

“后半夜斋”

我这个人不是个雅人，或者说经常是想雅又雅不起来，比如十多年前第一次在文章末尾写上“后半夜斋”，其实根本就没有这间屋子。为子虚乌有的屋子命名，不是故作风雅么？另一方面，就算可以这样做，为什么不命名得雅一点呢？不是没有想到过，而是只有这样的水平——骨子里透着一个“俗”字。

这间“后半夜斋”，就是我的办公室。那时我扶老携幼举家进京，四口人住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，还是三家合住一套房。算了算，屋顶下活动着十几口人，连空气都挤得像是有压力。属于我的这间房勉强放了两张床，其他少得可怜的一点必备家具，都须预先和房间一起按比例缩小，剪成纸片，再三调配才勉强放置下来。搬家时装书的纸箱干脆不打开，塞进了壁橱。写字台上摞起了箱子——那箱子还是从黑龙江回老家时打的，壮实，摞不了三两个，就差不多顶住了天花板。这时候只有一个梦想：什么时候能有地儿放几个书橱，把那些书一排排摆出来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好在办公室离得很近，隔几个单元门，再上四层楼。晚上除了传达室有值班的以外，一般不再会有人。我去得又晚，常常是在家人都睡下了以后，这时整个机关就像只归我一个人所有，安静得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干扰。看书，写东西，都尽可悉听尊便，

每天一般都要呆到后半夜二三点。心灵在许多时候是需要放松的肉体来滋养的,白天案牍劳形时的不得已,这时就加倍地转变为自由感,恨不得让时间停顿,让这种情形无休无止。这段时间持续了大概将近两年。现在回想,这是我东西写得最快也写得最多的一个阶段。

在“后半夜斋”也有些烦恼。烦恼之一,是突然要找什么资料了,当然无处着手,只好把正写着的文章放下,留到下一天去。有过那么几回。开始时烦得在屋里转圈,后来慢慢反倒就养成了预先把材料准备停当的习惯。烦恼之二,是不管每天搞到多晚,第二天还必须准时上班,所以常常回了家在睡觉前,急忙喝点酒,希望能够尽快睡着,睡眠的效果也尽可能好些。于是就养成了不喝酒睡不着觉的坏毛病,直至如今。不过反过来也有点好处,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,我是越在公众场合喝得越少的人,也就是说,我喝酒从来和应酬无关,大家就不来勉强我了。

“蜗庐”

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,是在1982年。房子的设计很不好,一间大屋,不到15平米,一间小屋,不到9平米。没有厅,到小屋还得穿过大屋。听我的一个朋友说,这种楼的设计者,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,后来平反了,却已经神经不太正常。可是对他一样有个“落实政策”的问题,于是就让他也设计了

一栋楼。朋友的父亲是某设计院的党委书记，该设计者就是他的属下，这话想来不会有假。

对这个设计者“落实政策”，对我来说，则意味着一连串的麻烦。我便不得不因地制宜，把宽敞些的外屋让给母亲和儿子，同时还兼作起居室。那间小屋是我和妻子的卧室，兼作书房和会客室。把这些用途安顿下来，实在是煞费了苦心。好在曾经有过先剪样再反复调整的经验，几经周折，总算大体停当。在9平米的空间里，放下的东西计有：床一张，书橱三个，写字台一张，三人沙发一个，还留下一块能让一两个人转身的空地。

在这间屋子里，我住了差不多5年，写了一本小说集、两本评论集，以及散见于报刊的一批文章。当然，其中有的文章是在就近借的一间小屋里写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写东西的时候比较晚，又值冬季，我便上那间借来的小屋。原因很简单：因为我抽烟，冬天开不了窗，不用几分钟，小屋就烟雾腾腾，犹如失了火，我妻子还怎么睡觉？

“蜗庐”这一书斋号，就是这么取出来的，一样也不雅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有时静下来想想，这“蜗庐”实在还不如办公室呢，可那时连办公室也去不了，因为远。一个好事的朋友那时给我刻了一方闲章，就叫“蜗庐”。那一阵我要是写文章，就在文末注上“蜗庐”字样，而要是送人书，就干脆用上这方闲章。“蜗庐”给我带来的种种不便，这时便烟消云散了。

“缘起居”

临近不惑之际，又调了一次房，还是两居室，但大了许多。房子的格局也合理多了。厅虽然不大，总算也有了，吃饭时支上一张折叠桌，可以坐下三四个人。还有什么可以苛求的呢？

那一阵又经历了一次大的精神波折，闲居在家，身体也不是很好。作为调剂，就开始读佛经。这话这么说不是很合适。其实佛经早几年就读过一点，当时是想借此了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一脉。远的不说，仅从五四以来，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人，都与佛学相关。比如夏丏尊、丰子恺等，都是居士，而李叔同则干脆就剃度出家，成为一代高僧。不过那时忙于种种俗务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境，断断续续了一阵，后来就中辍了。

这回就读得比较系统了。由《金刚经》入手，读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读《楞严经》，同时还有《五灯会元》和《六祖坛经》一类，最后还是落脚在禅宗上，对一个“缘”字算是有了不少的体会。忽然觉得中国人骨子里还是儒的路数。比如中国人谈“缘”，那立足点全在于一己的权衡，如意的时候，便说是“有缘”，一旦境况发生了变化，十之八九会改说“缘分尽了”，其实不如意也是缘，所以不妨同样坦然面对。如果总是在“有缘”和“无缘”的对峙中走动，这就离“随缘”殊远，尽管说的也是个“缘”字，却分明是儒家口气。